雅各布自鸣得意地笑着，走向通往欧文博士豪宅的大门。他的雇主经常让他在城里的实验室帮忙，但不知为何，他坚持让雅各布来这个位于乡下的庄园工作。这是雅各布第一次看到这座庄园，他的印象是，它看上去相当阴森。这是一座古老风格的黑色多层房子，建在山顶上，所以在月光下它在远处矗立着。天空中聚集的云朵时而遮挡住了月亮，它们似乎在周围的阴影上玩弄了一些黑暗的把戏。总的来说，它看起来像诺曼·贝茨的汽车旅馆，或者是弗兰肯斯坦博士的房子。

他心想，这真是令人毛骨悚然。他开始哼起口哨，他对这一切感到十分惊奇。他并没有意识到博士有这样戏剧化的品味。

他忽略了脊椎的颤抖，按下了大门旁的接收器按钮。经过一段短暂的响声，一个声音通过电子方式回答了。

"这里是欧文博士。”声音清脆平滑，与博士永远自信和冷静的风度相吻合。

"嘿，博士，是我，雅各布。你说让我六点来？"

"啊，雅各布，你来得正是时候。这只是让你成为一名优秀员工的众多因素之一。我已经解锁了大门。过来吧。”

雅各布打开大门，沿着山坡上行的时候，一阵微风吹来。他感觉应该有阴森的管风琴音乐在他朝着黑暗的大厦攀升时播放。毕竟，这的确是一幅令人不安的景象，空气中的寒意足以让他颤抖。他对寒冷一直敏感：他的母亲是爱尔兰人，他继承了她鲜艳的姜黄色头发和一些雀斑，以及在暖和和寒冷的天气中都不太适应的皮肤。

"嘿！里面的东西最好有趣些！”

他敲了敲门，但并没有使用门扣。那个门扣实在太恐怖了：一个由冷金属制成的石像鬼扭曲的冷酷笑脸。幸运的是，他在不得不用之前，门就打开了。门的另一边站着一个年纪较大的男人，头上的白发显得极度不协调。他有着巴塞特猎犬的下垂面颊和耷拉的腮帮，表情同样悲伤。当他说话时，声音几乎可笑地水汪汪的，仿佛这个人每天都在跌倒后被踢。

"雅各布先生，"他娇嗔道。"我是博士的贴身仆人，哈特福德。请进，这边请。"

他的面颊在他说完句子和示意进入主入口大厅时震动。雅各布伸出一只手。

"很高兴认识你，哈特福德。"

这个人明显没有接他的手。"我们不能让博士等太久，先生。"

他转身并开始慢慢的，事实上是非常慢的，向右边移动，那里是通往地下室的门。雅各布跟随着他，对这场互动有些畏缩，但总的来说，他感觉更多的是困惑。

"欧文博士说他为什么想要我来这里吗？实验室出了什么问题吗？"

"没有什么问题，先生。只是有一项非常有价值的实验要在你身上进行。我是说，和你一起。"

他每句话的最后几个词都拉得特别长，这已经开始让雅各布烦躁，所以他只是默默地跟着哈特福德，尽可能避免和他说话。通向地下室的楼梯老旧，可能比庄园本身还要老。它们几乎像是通往墓穴的下降，或者古老的石头堡垒。

"这个地方很老，"他评论道。

"嗯，"哈特福德回答道。"有趣。”

"我不是开玩笑。有什么笑话吗？"

但哈特福德没有回答，当他们继续向下走的时候，再次陷入了沉默。片刻之后，雅各布真的开始害怕这一切是个病态的陷阱，他被牵引到屠杀场，直到突然扭曲的石头楼梯结束，他走进了现代荧光灯的照明下。他确实在一个地下石室里，但这个石室配备了现代设施和电线，还有许多奇特的设备，所有这些设备都至少有大冰箱那么大，如果不是更大。一个配备有皮带的实验桌位于房间的中央，两个大臂从上方延伸出来，末端是奇怪的天线，直接指向那个手术台。总的来说，整个房间确实看起来像是从《弗兰肯斯坦》中出来的。这足以让他脊椎的寒意更冷。

"嗯，哈特福德，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

"雅各布！很高兴见到你，我的孩子！"

看到从阴影中走出的欧文博士，雅各布松了一口气。就像雅各布自己一样，他也有6英尺2英寸的身高。不同于雅各布，他虽然相对健壮，但并不是特别运动型的体格，而这位中年博士在他所有的实验之间总是找时间健身，让他有一种大多数女人会形容为"高大、肤色深且帅气"的外表。他有一种自信的微笑，那种也被描述为"风度翩翩"的微笑，但总有一种神秘的元素在其中，雅各布觉得他总是缺少这一点。

"嘿，博士！"这位二十几岁的实验室助手说。博士向前走来，身穿手术服，口罩拉下。

"很高兴见到你，雅各布！"他重复道，热烈地握着这个年轻人的手。"如果下降的过程有些奇怪，我很抱歉。我的忠诚的管家哈特福德有点像个食尸鬼，我恐怕。对吧，哈特福德？"

老管家皱着眉头，尽管他的腮帮和面颊都下垂，他什么时候不皱眉呢？

"是的，先生。"

"我就喜欢听到这个。'是的，先生。'让我觉得我像我过去在老家时一样是个领主。”

"老家？"

但医生已经走向他的实验设备，做出示意。"你觉得如何，我的孩子？喜欢你所看到的吗？这就是真正的遗传魔法发生的地方！和那个充满荒谬伦理束缚的小镇实验室完全不一样。"

雅各布走向前仔细查看这些机器，真诚地被吸引。"看起来确实很吸引人，我不会否认。但这些都是什么呢？"

再次，那神秘的笑容，他那黑眼珠里透出的知晓的光芒。"哦，这不是你现在需要知道的，亲爱的雅各布。你是我允许进入这个圣所的第一个人，当然除了可怜的老哈特福德，不过哈特福德，你不算数对吧？"

又是皱眉，又是盯着地板。雅各布发现自己对这个老傻瓜感到有些同情，但也许这只是他们之间的老笑话。他想说话，但又决定不说。没有必要激怒你的雇主，特别是当涨薪已经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提上日程时。

"但这是个实验吗？"雅各布问。

"对！希望是一个成功的实验。我的上一次尝试并不太……达标，对吧，哈特福德？"

老人摇摇头，他的眼睛显得模糊不清，这让雅各布感到不安。"完全不是，先生，完全不是。我恐怕还在处理那个问题。"

"呸！至少它为花园增添了些许趣味。稍微娱乐一下。但我相信我现在已经完善了它，雅各布，我希望你参与这个大事记的实验。"

雅各布发现自己感觉有些不知所措。这些都有些模糊。更不用提这个恐怖的环境，哈特福德的存在，以及虽然他只为这个医生工作了六个月，但这个男人对他的兴趣似乎不同寻常。

"我想先知道这个实验是关于什么的……如果可以的话。"

再次，欧文只是得意地笑了。他指向实验设备，指向柜台上满满的化学药瓶标签，以及挂在天花板上并指向实验床的奇特天线装置。

"我告诉你，我聪明的助手。你是我曾经拥有的最聪明的实验伙伴。如果你能通过我的设备看出我在做什么，我甚至会在你的正确猜测上做些补充并确认。如果不，那就蒙着眼去做，你可以享受意想不到的乐趣！"

雅各布期待这个挑战。他并非最喧闹的人，或者最有运动天赋的，或者最自信或有魅力的。但他是忠诚而聪明的。特别是他能以某种方式克服实验室的任何灾难，并找出第一次出错的原因。所以他在实验室里走动，无视哈特福德的奇怪存在和整个事情的怪异哥特式设置，只专注于这些机器。这里有许多基因编码序列，实验性的重写界面，批量的男性和女性激素，以及动物信息素。还有其他设备，其中一些似乎只是生成并重新导向电力，为连接和监控人体病人的节点，以及几个注射器针头连接到一个自动化的手臂。

"这个-好吧，可能会被认为我疯了，但这看起来像是某种改变一个人整个DNA的实验，"他说。他一时无言。"我的意思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它确实看起来像是你会用来试图重塑一个人的形象的设备，甚至是重塑构成他们性格的激素的设备！"

他对这个设置感到惊奇，无法看出其他的解释。

突然，他身后传来了慢慢的掌声。欧文医生惊奇地看着他，慢慢地、稳定地、甚至有点吓人地鼓掌。

"做得好，雅各布。做得好。我知道我选择你是正确的。现在，我想，我必须告诉你为什么你在这里。哈特福德？"

雅各布看向他的左边，只看到哈特福德将一个装满透明液体的注射器插入他的手臂并注入他的身体。他推开老人，老人以一种风袋般的声音喘息着。"这是什么？博士，这是什么？你得……你得……"

雅各布倒在地板上，甚至无法站立。他的大脑开始变暗，无法保持清醒。在他的现实感消失之前，他听到的最后一件事是欧文医生欢呼着。

"这次一定能成功，哈特福德。我能感觉到。他会很完美。她会很完美。"

她？雅各布想，但随后意识的最后一缕光亮变暗，他陷入了一个黑暗的梦境。

9 h5 `. m  v" M. i3 S: `

雅各布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硬硬的地面上，立即意识到他身上只穿了一件手术服。他努力挣扎，立即回忆起了像是刚刚才发生的事情，但可能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了，但他不能动弹他的手臂。他们被捆绑着，就像他的膝盖和脚踝一样。甚至他的胃和胸部也被一对强壮的带子紧紧束缚着，迫使他平躺在担架上。它基本上是竖直的，只有一点点倾斜。他的对面是一面高大的全身镜子，虽然旧了，但是保养得很好。镜子里的他显得极其恐慌。它也显示出欧文博士从后面冷笑着。

"终于，我的孩子，你醒了。"

"博士，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但这一点也不好笑！让我出去。"

但欧文摇了摇头。“哦，我不会这么做的，我的好助手。我答应你今晚将进行一个实验，以及如果你能推断出来的话，对我的实验的解释。而且你确实推断出来了，甚至还没有过去一个小时。我确实在测试我是否可以永久地改变一个人的DNA，而你，我的出色助手，将成为那个幸运的人类试验对象。并且希望，你将是第一个真正成功的人。”

雅各布心想，这家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是什么疯狂的恶作剧吗？

就好像在读他的思想一样，博士阴森地笑了起来。“不，这不是什么愚蠢的笑话，雅各布。在你就职的最后六个月，我一直在观察你，测试你的知识和理解力，给你越来越难的任务，并看着你成功。我在糟糕的时刻打电话给你，向你提出巨大的要求，甚至有时只是因为我自己对助手的定义残酷，所以需要你给我带食物。

雅各布记得。那是他最不喜欢的工作的部分。

"每次你都以忠诚和良好的态度承受这些侮辱。你已经证明，即使没有意识到，你也是一个非常顺从的人，而且非常忠诚。这两个品质都是我需要的。”

"为了什么！?"雅各布惊呼起来，开始害怕起来。

"当然是为了成为我忠诚的，顺从的妻子。"

"什么！?"

他几乎不能相信他刚刚听到的。这太疯狂了！他告诉欧文博士，但科学家只是耸了耸肩。

"不是疯狂，只是......我口味特殊。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测试你的智力。我喜欢我的女人忠诚和有信心，而且肯定能为我带来好的食物，但我也不希望她们过于聪明。实际上，尽管说出来很可怕，我不喜欢她们聪明，雅各布。”

"那为什么选我？"雅各布问，试图控制他的呼吸。他试图悄悄地从带子中挣脱出来，但它们太紧了。哈特福德在一边看着。他的脸看起来比以前更悲伤。更沮丧。他的眼睛盯着地面，无法面对雅各布恐惧的目光。

"我选择你是因为你很聪明，雅各布，"欧文继续说。"我的设备有极大的力量可以限制和减少智力，提高性欲，提高人的自然的忠诚和顺从。而且坦白说，我一直对从不完美的男性外壳中，创造出我完美妻子的想法着迷。让他成为一个女人，一个完全顺从于我，无法抵抗我，并且非常渴望我的女人。而且最让人欣喜的是将她的智力从她以前的高级状态降低，这样她就会变得极其天真和愚蠢，甚至无法找到出路。简而言之，雅各布，我承认我渴望在获取一个像你这样的忠诚助手，并让你成为我的愚蠢的荡妇妻子的过程中获得性欲望的刺激。一个眼中只有我的荡妇，即使她不顾一切而徒劳地希望脱离我的控制。

雅各布的下巴都掉下来了。他试图转过头，但只能在镜子里看到博士。他看起来几乎是在解释他的欲望中得到性欲望的刺激。那种让雅各布非常非常害怕的欲望。

"请，请你放我走！我敢肯定还有别人愿意成为你的妻子！我的意思是，看你的样子——"

"雅各布，雅各布，你没有听吗。我不想要任何老女人。我想要你，就是因为你不是女人，但表现出足够的迹象，让我可以更成功地改变你的DNA。别担心，很快你就会乞求我不要把你改变回来，而是在你抚摸你的大胸部的同时让我操你的大脑。”

"我-我的胸？哦，天啊，这太疯狂了！操！哈特福德，请你必须——"

"哈特福德，按下开关。"

雅各布的下巴掉下来，老人摇摇晃晃地走上前来，用他的白手套抓住一个旧的生锈的杆，向前推去。房间突然活跃起来，从房间各处的几个大立方体电池设备中发出了奇怪的能量光束。一个大声的嗡嗡声开始，首先集中在指向雅各布的一个天线上，然后是另一个。他立刻感到一种奇怪的压力在他的身体上逐渐增强，随着其他奇怪的电子设备的旋转和振动和闪烁和嘀嗒声，强度也在增加。

"N-nughhh！你必须——ahhh！停止这个！你不该这样对我！"

"这就是为什么它让我兴奋，雅各布，"疯狂的科学家在越来越大的声音和特斯拉线圈的噼啪声中喊道。"现在躺下，玩得开心，享受变形过程吧！如果一切顺利，不像之前的助手那样灾难性，你会马上成为我的小小宠物！"

"宠，宠物!?"

但是没有回应。不可能有了。机器嗡嗡作响，声音越来越大，谈话的声音不可能盖过它。当能量在他的身上越来越激荡时，雅各布只能徒劳地挣扎，想要摆脱带子的束缚。他的肌肉紧绷，手指颤抖，他的整个躯干似乎都向外放射出内在的压力和翻滚的感觉，那是他从未感受过的。他几乎没有注意到自动机械臂移动了过来，把什么混合在一起的药物注射进了他的身体；只露出嘴部的透明面罩也被放到了他的脸上，开始喂给他一些闻起来奇怪的气体浓缩化合物。吸入鼻孔里，有一种怪怪的甜味。

"OOhhhh 什-什么!? 这不可能! 它不会-OOHHH!!"

但他错了，它正在起作用。他腹部的翻滚感变快了，突然他感觉到一个新器官形成了，把他的肠子推挤到一旁给自己留出了空间。他在束缚中尽全力扭动着，结果仅仅是在他的臀部突然变得更宽——然后更宽——更宽时发出一声哀嚎。它们的形状完全是女人式的了 。不，不仅是女人式的，事实上，那是绝对的极品曲线。随着注射继续，能量嗡嗡作响，气体被吸入肺部，他体验了体毛全部掉光的可怕感觉，全部除了他的两腿之间，在那里体毛被重新排布了。让他震惊的是，他的头发从他的头皮上蜿蜒长出，快速生长越来越长，直到他的屁股。头发挡在了他的一只眼前方，他不得不吹气好几次把头发吹开，尽管这并不早于他意识到头发正在转变为金色。正在向珀金色转变的明亮而金子般的金色。

“天啊！天啊！”

作为对他说话时刚刚发生的声调巨变的反应，他本想用手抓住喉咙，但他还被束缚着，身体只是越来越瘦弱，对抗束缚的力量越来越弱。他大口喘气，每一次呼吸，他的喉结都进一步收缩，使他的声音变得越来越高，听起来非常女性化。

身体的其他部分也变得越来越女性化。他的脸被重新排布，头骨以一种非常令人不安的方式重塑，嘴唇膨胀，变得不自然地丰满。他的颧骨更加突出，但纤细的脸颊却变得圆润，像小天使一样可爱。在镜子里，他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非常可爱而性感的脸形。甚至他的眼睛也从普通的棕色变成了明亮的海蓝色。

他的心在喊着，这就像是诺曼·贝茨的酒店（《惊魂记》角色），只是欧文博士对母亲没有奇怪的感觉，而是对让我成为他妻子有怪异的兴趣！哦，上帝，请帮帮我！

但是上帝与这个邪恶的哑谜猜字游戏毫无关系。雅各布被迫看着自己的映像，他的睫毛变长，变得飘逸可爱，他的下巴发出咔嚓声，变得更加圆润。他的身材变得更纤细，肩膀缩小，四肢变得更柔软而精巧，就像欧文医生真正想要的女人一样。这让他想知道之前的助手遭遇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据说之前的助手在花园里。然而，他无法继续沉思，因为他的脊椎突然抽搐，扭曲，然后收缩。

"NGHH! Oh 天啊! 我-我的后背怎么了! 快停下! 我的背折断了!我的背正在断裂! UGGGH!!"

“别害怕，我未来顺从的傻白甜妻子，”欧文平静地说道，“你的背并没有折断，你只是变成完美的身高而已。我非常喜欢矮个子女人。”

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那一刻，雅各布的身高开始缩小，以一个个椎骨的长度缩小，直到原本绑在他胸前的皮带部分覆盖到他的脸上。为了看到映像，他不得不移动身体，直到哈特福德迅速调整了皮带，不让雅各布逃脱。这个正在发生变化的男人尖叫着，听起来像是一个被怪物袭击的女人，在这个地牢般的巢穴里，直到最终他失去了超过一英尺的身高。

我最多也不过5英尺1英寸高，他在心里哭喊着。我还能发生什么事？

这是一个愚蠢的想法，因为很快就得到了答案。随着他的四肢也收缩到新的、更小的比例，他的手和脚也变小了，变得娇小而温柔。他的手指尤其变化，长出了完美修剪和塑造的长指甲，就像刚刚去修指甲并要求得到最女性化的那款一样。他感到无比虚弱，但无法停止通过面具呼吸正在变化的化学物质的新鲜气味。

"哦！！"他呻吟着，一股新的压力在他的腰部开始形成。它收缩着，感觉就像是一个无形的老虎钳夹紧着他，强迫他拥有完美的沙漏身材。他的乳头也变得越来越痒。尽管只穿着一件普通的外科医生大衣，他仍然可以感受到，然后看到自己的乳头变得巨大，尴尬地贴在面料上。当乳晕围绕着乳头发育并变大时，他咬住他丰满的嘴唇。

"胸！我不想要胸！不要让我有-呃！啊！"

令他尴尬的是，随着新的组织在他的胸部发育，他被愈发强烈的性欲和快感所淹没。他的胸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正在增长的脂肪和腺体，形成了一对非常女性化的乳房。他发出抽泣声，他那动人的女高音不再表现出惊恐，而是尴尬地带有性高潮的呻吟，因为他的乳房增长，膨胀，不断扩张，越来越大，直到他们在半紧身的病号服上留下清晰的印象。雅各布一直都是个控巨乳的男人，他的前女友有一对C罩杯的美丽胸部，他非常喜欢玩弄，稍微大于一对熟透的苹果。好吧，他现在的比苹果大得多。它们得到了重量和沉甸甸的感觉，这对他来说真是惊讶，它们挤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他可以从大衣上面向下看到的乳沟。他们还在增长，引起了更多狂喜欲望的呻吟，直到最后它们停在了一对完美的DD罩杯，甚至更大。他们饱满，挺拔，像是藏在他的上衣下的健康哈密瓜。只不过这些哈密瓜是他的。它们的重量挂在他的肩膀和背上，每次他起伏明显、惊恐地呼吸时，都会夸张地颤抖。

"不，不！"

但是最糟糕的身体变化还有待发生。这是最后一项变化。即使他浑身赤裸，也无法看到这变化，因为他新长出的大胸而无法看到。不，只有镜子能向他展示未来，就像经典的寓言，他在这之前已经看过白雪公主的故事了。

"去你的！欧文！"

"对你来说很快将是‘老公’。拥抱变化，雅各布。或者我应该说，简尼？"

"我不是简尼！我不是-哦，上帝！去你的！去你的！"

它开始了。感觉就像从内到外被分成两半。就像有什么东西从他的新子宫一直钻到外面的世界。而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真的：一个通道形成了，瞬间打开，吞噬了他的阴茎和睾丸，几乎将它们“吃掉”，它们被吸收回他的身体里。他痛苦地哭喊，恐惧地尖叫，然后在纯粹的、无拘无束的快感中尖叫，随着他的阴唇和唇瓣以及搏动的阴蒂形成了。这是无法抗拒的。随着这最后的物理变化，崭新的女人尖叫着，她的身体被一次又一次的女性高潮冲击着。

她喘息了很长一段时间，感受着她新身体的不自然的陌生感。"我……我永远不会接受这,"她呻吟着，仍然在性爱后的欢愉中颤抖。

$ F' n2 b4 Y) ]# O" r